

401610
2796

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北平圖書館
★
資料室

61

任曙編

神州國光社刊

存

2854032

任曙編

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神州國光社刊

450322
20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石 著 標 本 許 翻 印

編 者 任 曙

發 行 者 會 豐 號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 刷 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里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武門大街
濟南南京路二號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劉序

親愛的讀者！你如果崇拜外國人的著作，以為外國人著的書才好，中國人著的書就沒有看的價值，那末，我就請你不必買這本書。你去買國際上有名的人物，如尼爾林(G. Neuring)馬札亞爾(L. Maillard)等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好了。

倘然你是喜歡所謂中國名人的著作，以為一定要『有名』著的才好，不是所謂名人著的就沒有精彩可言，那末，我也告訴你：趕快去買『中國產業革命概觀』和『中國經濟問題綱要』那一類的書，不必買這本書。

因為我是說老實話，不喜歡『吹大砲』的。我認定『瞎吹』絕非落實際的科學家和革命家之所應有。同時，我是不願把我的名字拿給人家作招牌的，所以我沒有給人家作過序言；雖然也沒有人找過我，而我也不是所謂『名人』。

但是，讀者諸君，你如果是誠心誠意的研究學問，特別是現實的革命理論，找出中國改造的基礎知識，從而窺探牠的革命的性質，策略，前途，目的，那我就勸你必須要買這本書去讀。不僅為中

國社會的問題，定個人革命的方向，應該如此；就是你要研究活生生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求知道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之過去，現在，未來，也非買這本書去讀一下不可。

這本「中國經濟研究」，不是簡單的經濟事實之分析，而是從經濟上來說明中國近八九十年來怎樣由經濟變動走到社會變動，政治變動，並指明其革命的全般內容的。這是一部現實的革命理論。牠的方法，非常科學；牠的材料，非常精確；牠的說明，非常正確；牠的結論，非常妥當。就是書中所用的統計，都不獨是直接的，而且是精煉的，——用心考核，分析，製作的結果，絕非堆砌於坊間本子那些轉相抄襲的統計可比。

就數量來說，全書約數十萬言，現在所發表的，只不過是一本「緒論」罷了。在將來全書出版時，實在是中國經濟研究界上的巨觀。

但這本「緒論」，雖只不過是一本「緒論」，然却非常重要。牠把中國近幾年來形形色色的中國經濟研究家，特別是最時髦的『唯物派』，無論其階級立場和政治主張之為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此中的右翼，左翼，俱作客觀的批判，而提出一正確理論——從事實中得出的革命嚮導，真是別有心得，見解超羣。這是中國經濟研究界中嘆未曾有的著作。

以上是我對於本書的一個引子。

現在讓我來進一步給讀者諸君作個較詳細的介紹，說明這本書的歷史意義，革命意義，和理論意義。

十八世紀的革命，以人性爲出發點和歸宿點。所以那時的革命哲學家——唯物論者，對於社會的批評和新社會的建設，都以人性爲標準。爲這個革命之理論導師的盧梭（J. J. Rousseau），不用說更是『天賦人權』論的信徒了。

二十世紀則不然。牠的革命是以經濟爲出發點和歸宿點的。所以這時的革命哲學家——唯物論者，要用經濟作測量社會變革的尺度。舊的是否崩潰，新的有無基礎，甚至社會中的一切部門——制度和思想種種形態，都以經濟作說明。這自然也是導源於新的盧梭之唯物社會觀的。

是科學理論進化的必然，唯物哲學發展的必然，完全合乎科學的進步，尤其真的。社會界之以經濟爲根源，整個物質界之以電子爲根源，生物界之以細胞爲根源一樣。這是科學的發展出物質界而進入社會界來決定原理和行動之所必然。

因此，新盧梭二十世紀革命導師的來曉的導師，必用其畢生精力分析現代社會的經濟情

造；指導二十世紀革命之行動端緒的領袖，必先以辯證方法考究俄國社會的資本主義。

今日的中國，當然不能例外。何況在唯物哲學系統下的革命集團？真是應該毫無疑義的繼承這一理論，遵守革命傳統，取法先哲行爲。事實上也只有這樣，才能了解中國社會之物質構造，階級關係，政治建築；從而決定敵人，友軍之爲誰，及其力量的配合，和作戰的計劃。至於陣勢的變化，戰略的修改，尤其與經濟息息相關，要用牠來作窺探其兆候的顯微鏡。

然而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開口物質，閉口經濟的革命家們，在實踐的開始，中間，並沒有對中國的經濟構造作過像其先哲那樣的科學分析。其間所表現的，大抵皆粗率而不精當，膚淺而不深刻，並且錯誤而不正確。或者說疏漏而不會把握根本問題。

幾年來，有不少的友人，曾有志於研究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然而卒爲實踐的課題所苦，不能着手。去年我們看見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以後又看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大家的志願亦不因而有改。因爲我們覺得那些都是統計彙刊，只須一翻「中國年鑑」和「五十年之中國」，即可編輯出來，算不了甚麼著作。

在這時候，朋友中之一的任曙竟首先出來，由研究農村經濟，土地問題，到達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分析。他愈研究，愈高興，覺得非把全部經濟作一深刻分析不可。以將近一年的努力，寫出了「中國

經濟研究」的三分之一，約二十餘萬言。全書之寫成雖尙有待，而此三分之一中的一部份——「緒論」，却已透露其書之精審，正確，博大，宏深。牠對於中國的改造，無疑的將有重大的貢獻。

所以本書是有歷史價值的著作。

在過去，沒有作這樣的經濟研究，所以對於中國社會只是籠統的說資本主義不發達，依然停留在封建經濟的狀態；或者說新式工業才開始，而農業是封建的，故爾中國經濟爲封建制度。對於社會階級的分析也就隨之而籠統起下去。於是政治的主張，就邏輯的是打倒封建餘孽，建設民主政治，完成國民革命。（註一）

這種分析，在十年前，假如就說是正確的，也只算表面的認識。何況我們的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既非十八世紀可比，而尤其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呢？因此，我們不獨要把握經濟，更應該把握牠的中心，資本主義。並且，不論資本主義的發達像那個國家的樣子，要而言之，我們是以資本主義爲前提條件的，必精確的認識其發達到了甚麼樣的程度。

當時對此所以立足的物質基礎，既然以籠統的不發達了之，而又以籠統的封建經濟說爲中國的社會環境，那就不可避免的把革命的任務移植於打倒封建勢力發達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去了。久而久之，竟

忘乎其所以然。於是昔之爲反對資本主義革命而做反對封建勢力革命的，至此竟潛移爲堂堂正正的爲發達資本主義革命而做反對封建勢力革命了。手段變作目的，策略變作任務。國民革命中的共派成爲國民革命中的左派。陣勢變了，戰略依然。Proletariat的首領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空前之不自覺的階級背叛，於以造成。

自然，世界的革命領袖早就看見了這一幕悲劇，並且曾拿出 *Poetic* 的精神來抗爭。無如『正不勝邪』、『魔高於道』。直至今日，這種真理之光才射到東方，渡出了泥坑中的一部份。對於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有了一個徹底的糾正。這自然造成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大轉機，把槍頭掉向着資本主義射擊。革命的民主性至此變成了社會性。

這個轉機也的確是中國革命發展的結果。除開至今還執迷不悟的學院派之書生般的所謂領袖外，一般接近羣衆的革命實行家，特別是下層份子，都知道革命歷史由民主階段走進了社會階段。同時在這個轉變當中，進步的革命份子就大都作了這樣的認識和實踐。

然而嚴格說來，那都是些政治性理論的改變。真正縱然有歷史，有實踐作擔保，亦覺有些欠深刻處。何況根本問題——中國經濟之正確的分析，仍沒有解決呢？這時，無論如何都要解決。且只有這樣，才能使轉變過來的理論有真正的基礎和現實的根據。

「中國經濟研究」於是應時而出。縱使牠沒有全部出齊，這個「緒論」也可說是政治經濟理論的經濟性基礎。在革命觀的轉變上大有作用。

所以本書共有革命價值的著作。

*

*

*

*

自然，在這個時候，還有同樣貢獻的人。這便是「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與「再論中國經濟問題」兩篇很長的論文。

牠們的長處是引用唯物論導師們的經濟學理批判本書所謂革『命派右翼』的『理論中心』和『新思潮派』之經濟分析上的『修正主義』錯誤。牠引用拉狄克和盧賓斯坦等人的論據，力駁帝國主義維持封建勢力以阻止資本主義之發展的見解。從而在相反方面說明帝國主義推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封建勢力阻止不了資本主義；以及封建經濟崩潰；農業亦工商業化；結果是資本主義佔領導地位。此外，還論究了商業資本與封建經濟，剝削關係與生產關係，等等局部的問題。

這是不是就夠了呢？不夠得很！並且那兩篇論文的敘述和材料，還欠明晰，精密。另外又犯有經濟分析上的錯誤。其於所用的方法，即根本的理論，尚不大正確，與其論敵——『革命派右翼』——修正主義者同出一轍。

所以本書，單以「緒論」而言，究竟是不可少的東西。

牠的——「緒論」的——主要內容，除了攻擊各『唯物派』的錯誤外，一面糾正了前述兩論文的誤點，一面作進一步的正確研究，闡明下列諸點：

(一)牠把所有以唯物論者自命的各派經濟分析的成果，一一批判，指摘其一致的錯誤：資本主義意識。證明他們都是資本主義使徒，絲毫沒有站在革命立場和階級的立場。

(二)牠從帝國主義商品之輸入，說明中國經濟的變動，以致舊的封建經濟破壞，新的資本經濟興起。人們的研究，應以帝國主義為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

(三)所以觀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把中國境內的洋資本主義和土資本主義分開。所謂民族資本主義，完全是非社會，非革命，非勞動的立場，乃國家主義的見解。

(四)事實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相當的階段，即：破壞封建經濟，支配全國生活，可以做反資本主義之社會性的革命運動。在後一點，牠具體地證明其已達到戰前的俄國狀態。

(五)並且，中國資本主義，單就土著的說，現在仍在發展。一切阻礙論，破產論，都是荒謬的。直接幫助資產階級，忽視此正在生長的新社會基礎，和緩反資本的財產關係大革命。

(六)在這種情形下，農業經濟已在工商生產化的過程中。即是說，資本主義隨國外內的商品走到

了鄉村，使農業的自然經濟成爲商品經濟，並採用新式工具。

(七)於是，農村中的一切，若階級分化，土地集中，糧食缺乏，農民逃亡，種種變動和爭鬥，都要用資本主義的發展去作說明。封建制度，封建剝削，等觀點，是無補於實際的。

(八)最後，中外各色唯物派學者皆不能理解這些，而陷於資本主義意識浸潤着的形式論機械論之非唯物非辯證的錯誤，其緣故在於不研究而事抄襲。

(九)因此，牠主張以辯證的唯物的方法，把資產階級的統計，材料，等，加以蜜蜂式的釀造，合十九世紀和十七世紀兩倍根的科學方法於一爐。師法『科學派』避免『空想派』利用舊經濟學而鍛鍊新經濟學的榜樣。

(十)此外，作者還附得有些重要的文字，以透露他的全體系，表明他的合唯物史論性。其意義之大，不以附錄而減輕。於本書立論，相得益彰。

此外，我要特別標明的，就是本書一貫的精神是堅決的站在革命的立場和階級的立場來清算一切經濟研究而進行自己的分析。這是我所見到的種種中國經濟著作，尤其是『革命派』方面的，具有這一特徵的唯一作品。並且這本書的著者和校者們都是富有革命經驗的人，所以牠是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的結晶，與一般口頭唯物空談革命而與實際生活隔絕的人所著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同。

總此十點看來，單是這本「緒論」，就有劃時代的意義。牠批判了一切舊說，重新建立理論。『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是與目前革命觀的轉變完全相應的。新的政治主張應該建築在新的經濟分析上。

所以本書是有理論價值的著作。

以上是我對於本書的介紹。倘然說我是『瞎吹』，那我就可以說：你把本書與一切中國經濟研究對照的讀吧。

以後我發表一點補充的意見。這或者說把本書所或多或少，或重或輕論到的地方，再引述不朽名言，來作理論的參證，也盡一點反修正派的責任。

革命派左翼底人們，說中國自秦以後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封建經濟被破壞了，因此引出右翼方面的非難。他們在引了很多至理名言之後，便寫出如下的論綱：

(一)『商業資本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資本的主要形態，而是一種派生的形態。』

(二)『商業資本的發達……不能充分的媒介及說明由某一種生產方法到他一生產方法的轉移。』

(三)『資本制生產方法以前的商業資本』不但不能推翻封建關係，反而『維持』此『舊生產方法』，加緊『封建式的剝削』。

(四)所以，不能『說商業資本的發達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先聲』，或『資本主義的發達』。

(五)反之，『益發是商業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益發表現那裏的資本是沒有支配生產的作用，益發表現那裏經濟是落後。』(註二)

在批評這個見解之前，我要聲明的，我的目的在幫助本書對於上述論綱的反駁計，暫且不談歷史問題，而專就鴉片之役以後立論，同時，中國自該役起，商業才大為繁昌，有類於歐洲十六七世紀。然而這並不減輕上述論綱之修正主義的錯誤。

首先，我們要知道那般人所引以寫出上述論綱的根據，多是「資本論」第三卷，即未完成的著作。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其次，原作者所說的話，完全是有一定的場合的，例如『商業資本的獨立發達』，若單就牠自身想來』：『這種辦法』(註三)等等。現在他們却把那些作成無條件的抽象原則。這是修正派的狡計。就理論說，交換經濟，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資本的工業形態在其商業的前後銜接之中。下面：

$$G \xrightarrow{W} \left\{ \begin{array}{l} P \\ W \end{array} \right\} \xrightarrow{A} P \xrightarrow{\dots} W \xrightarrow{\dots} G$$

貨幣 商品 生產手段 生產 商品 貨幣
資本 資本 勞動力 過程 資本 資本

這個程式，表現得非常清楚。牠並且給我們說明了商業與工業的因果關係。在這裏，我們簡直可說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構造的原始細胞。其後各部份都由此演出。這是「資本論」由商品開始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的進化史不是由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而金融資本麼？

就事實說，歐洲的資本主義，是由商業發達起來的。請看這個不朽的見解：

『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機關和商品的增多，都給……工業一種空前的刺激；且因此對於這正解體之封建社會中的革命要素，保證了迅速的發展。』

『……手製工廠（應運而生）……』

『然而市場却不止息的擴大，……於是又有蒸汽和機器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

『……世界市場奇大的促進了商業，航業，交通方法的發展。這種發展在牠的輪次又影響於』

工業的進行。』（註四）

恩格斯還更明顯的說：

『商業發展了，就開始把許多國家一個一個的連結起來。商業的進步影響到工業，而促進牠』

的發展；舊時的停滯狀態，確乎是打破了。」（註五）

歐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莫不皆然。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是從近代的商業誘導而出的。而商業又構成爲資本主義前期的重要部份，亦是任何期的重要部份。這是鐵似的事實。

所以，一般的，抽象的，無條件的把商業，或商業資本或商業資本主義調出資本主義之外，作爲『派生』看待，說是不能『媒介』生產方法的轉移，不能『推翻』甚至『削弱』封建關係（註六），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先聲』，其發達不是資本主義的『發達』反而是經濟『落後』的表現，『完全是反科學的 Anti-Materialism 的理論』！

*

*

*

*

革命派右翼的人，還有另一修正。他們以爲帝國主義是阻止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的，所以扶植封建勢力，助長割據和內亂；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才能解除這種束縛；這是他們整個的理論體系。『帝國主義極力扶持封建勢力，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句名言，真不愧他們的『理論中心』。

這是很錯誤的。我們應該知道一八四八年用四國文字所發表的重要文件之中，有這樣的幾段話：

『資產階級由於世界市場的開拓，使各國的生產和消費帶上四海一家的性質。對於復古派，

則奪去其民族基礎：工業，使之失望。於是舊式的民族工業都已經破壞，或正在破壞。牠們是爲新式工業所顛覆。……

『資產階級以生產工具和交通方法迅速改良的緣故，直至把最野蠻的民族都牽到了文明的漩渦之中。他的商品的廉價就是猛烈的火砲，把中國一切城牆都打穿了，使最頑固地仇視外國人的野蠻人投降起來。他用滅亡之禍來強迫一切族民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他強迫他們把所謂文明輸入到他們的國內，這即是說使他們變成資產階級。一句話，他照他的形像來鼓鑄世界。』

『……正同他使鄉村隸屬於城市，使野蠻的或半野蠻的民族隸屬於文明民族一樣，又使農民國隸屬於市民國（資產者國——譯者），東洋隸屬於西洋。』（註七）

這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加爲然。從前只用輸出商品的方法，現在則兼用輸出資本的方法。所以繼承前述「宣言」的作者烏里亞諾夫說：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貿易，但是，尙無資本生產，現在帝國主義已經變更，而益以輸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便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了。』（註八）

這表明帝國主義的資本經濟與落後國的封建經濟不相容，必然要破壞牠，使土著資本主義來模倣牠自己，造成土著的資產階級。中國在一個短期間內，便連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金融資本，通同都